

舊

唐

書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鄭覃

覃弟即潛

陳夷行

李紳

吳汝訥

李回

李珣

李固言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蔭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員外郎
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憲宗用內官五人爲京西
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
覃與同職崔玄亮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
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
稍減遊縱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
凡金銀貨幣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賜與縱內藏
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
實天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

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鎮冀節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旨移授鄭滑節度鎮之三軍留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權知工部侍郎寶曆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公難爲改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五年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宗閔以覃與李德裕相善薄之時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爲閔孺所排出鎮蜀川宗閔惡覃禁中言事奏爲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爲侍講學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覃爲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

相曰殷侑通經學爲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侑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爲宗閔所薄故也八年遷戶部尚書其年德裕罷相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貶黜覃亦左授秘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得罪長流復以覃爲刑部尚書十月遷尚書右僕射兼判國子祭酒訓注伏誅召覃入禁中草制勅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榮陽郡公食邑二千戶覃雖精經義不能爲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爲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帝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前香爐曰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旣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覃對曰丕變風俗當考實効自三十年已來多

不務實取於顏情如嵇阮之流不攝職事黃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恥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詠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爲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刪定以爲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其年李固言復爲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奏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且赤墀下秉筆爲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乃止三年楊嗣

復自西川入拜平章事與覃尤相矛盾加以固言李珣入對之際
是非蜂起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文宗以旱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
等五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紫宸對李珣曰陛下放宮女數
多德邁千古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平吳亦多採擇仲尼所謂未見好
德如好色今陛下以爲無益放之微臣敢賀覃曰晉武帝以採擇之
失中原化爲左衽陛下以爲殷鑒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
罷詔落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五月
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爲宰相固以足疾不任
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子裔綽以蔭授渭南尉直弘文館覃
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
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覃弟
朗潛

朗潛

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再遷右拾遺開成中爲起居郎初
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異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

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
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
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
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
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
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
伏準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
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
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
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
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
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爲恥異日臨朝庶
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遂進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
大夫會昌初爲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入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判

本司事大中朝出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
尋遷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穎觀察等使入
爲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
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
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卒詔曰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
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謁若
瑞玉澹如澄川智略合乎著龜誠信服于僚友自膺寵寄頗負全才
竭匪躬于諫垣彰盡瘁于瑣闥載踐方嶽亟登師壇觀風推惠愛之
心訓士得撫循之術政溢聞聽念茲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
有節財用不虧繁彼休功明我推擇爰嘉峭峻俾摠紀綱公望益隆
典彝具舉式諧注意且沃深衷俄叅化源以提政柄三事仰清廉之
節百度見損益之能近煦和風遠浹膏雨方俟坐鎮雅俗表率庶官
頤養或乖腠理生疾屢陳章疏乞遂退閑旣堅乃誠式允其請每圖
懿績唯異有瘳何竟至於彌留而遽聞於捐代閱奏興悼臨軒載懷

將輟視朝之儀兼列上公之秩慰茲幽壤期爾有知可贈司空潛字無悶亦登進士第

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寶曆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員外郎皆分務東都大和三年入爲起居郎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四年獻上轉司封員外郎五年遷吏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學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長生院侍太子講經上召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知制誥餘職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誥學士侍講如故開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復李珣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爲每上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性不能堪上表稱足疾辭位不許詔中使就第宣勞七月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爲邠寧節度使皆嗣復擬議因延英對上問夷行曰昨除二鎮當否夷行對曰但出自聖心即當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當即人情皆愜如事或過當臣下安得無言帝曰誠如此朕固無私也夷行曰自三數年

來姦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鐔柄嗣復曰齊桓用管仲於
讎虜豈有太阿之慮乎上不悅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
遺竇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覃曰此小
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清秩與洵直得否此近
名也嗣復曰嘗聞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恠夷
行曰諫官當衙祗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已陳論須與處
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別
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洵直絹百疋夷行尋轉門下侍郎上紫宸
議政因曰天寶中政事實不甚佳當時姚宋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
罷珣因言人君明哲終始尤難玄宗嘗云自即位已來未嘗殺一不
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
嗣復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
失道臣以爲用房魏多時不爲不理用邪佞一日便是夷行之言皆
指嗣復專權文宗用郭蘧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列以爲不可

既而遽坐賊帝謂宰相曰宋祁論事可嘉祁授官來幾時嗣復曰去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獎如不當亦須令知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議論太過恩禮漸薄尋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會昌三年十一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卒贈司徒弟玄錫夷實皆進士擢第玄錫又制策登科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則天朝中書令封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

遺歲餘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
意相善尋轉右補闕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
月超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爲李逢吉教人告稹陰
事稹罷相出爲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顧稍
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爲浙西
觀察使乃用僧孺爲平章事以紳爲御史中丞異離內職易倚撫而
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叅知紳剛褊
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辭
不遜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天子
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禍爲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
之玉帶紳對中使泣訴其事言爲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
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戶部侍郎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
門生故吏結託守澄爲援以傾紳書夜計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
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

皆依紳及耆拜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悞達於紳紳以
其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密話言逢
吉姦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
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爲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
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爲吏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栖楚以首觸
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爲諫官令伺紳
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行過在栖楚亦不足
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栖楚皆擢爲拾遺以伺紳隙俄而穆
宗晏駕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
紳會荊州刺史蘇遇入朝遇能決陰事衆問計於遇遇曰上聽政後
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爲慮餘不足恃羣黨
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爲左常侍王守澄母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
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
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虞繼獻章疏帝雖冲年

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內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
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貶制既行百寮中
書賀宰相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
告哀使紳之貶也正人腹誹無敢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極
言逢吉姦邪誣撫紳罪語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舊
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
敬宗爲太子帝感悟興歎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
紳黨得保全及寶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書節文不欲紳量移但云
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左降官與量移韋處厚復上疏論
之語在處厚傳帝特追赦書添節文云左降官與量移紳方移爲江
州長史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
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
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
鄭覃輔政起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紳爲河南尹六月檢校戶部尚書

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亳汴穎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
汴宋之境詔書褒美又於州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
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
使事會昌元年入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
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
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復出爲淮南節度
六年卒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爲朋黨所擠濱於禍患
賴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歿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
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寬德裕深罪大中初教
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湘
坐賊下獄隼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冤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
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羣冤方構湘兄進士汝
納詣闕訴冤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旣貶紳亦追
削三任官告

吳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登第有史學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自尚書員外郎出爲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贓貶潘州司戶卒汝納亦進士擢第以季父贓罪久之不調會昌中爲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贓時李德裕作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謗言會汝納弟湘爲江都尉爲部人所訟贓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爲妻有踰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釗鞠之贓狀明白伏法湘妻顏顏繼母焦皆笞而釋之仍令江都令張弘思以船監送湘妻顏及兒女送澧州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吳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爲制使覆吳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贓準法其特官娶百姓顏悅女爲妻則稱悅是前青州衙推悅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奪奏貶崖州司戶及汝納進狀追元藻覆問元藻旣恨德裕陰爲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誘即言湘雖坐贓罪不至死又云顏悅實非

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鞫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吳汝納崔元藻爲崔白令狐所獎數年並至顯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禧之後父如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滑臺從事揚州掌書記得監察御史入爲京兆府戶曹轉司錄參軍登朝爲左補闕起居郎尤爲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強幹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無不理授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員外郎知臺雜賜緋開成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位拜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會昌三年劉稹據潞州邀求旄鉞朝議不允加兵問罪武宗懼稹陰附河朔三鎮以沮王師乃命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鎮冀王元逵皆具橐鞬郊迎回喻以朝旨言澤潞密邇王畿不同河北自艱難已來唯魏鎮兩藩列聖皆許襲而積無功歆効河朔故事理即太悖聖上但以山東三